

警察手记

探寻死亡真相的人

□ 李贺

浮世绘

我和老潘的求学路

□ 林丹

在人间

撒谎

□ 冯志兰

济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,简称“刑科所”,是一个令人敬畏、充满神秘的单位。在这里工作的警察,是一群有着医学及其他科学专业知识的法医和刑侦技术人员。一个初秋的早上,我如约来到位于南部山区的“刑科所”,见到了刑警支队刑科所法医室主任刘修安。

刘修安40多岁,中等个头,说起话来温文尔雅,如果不是法医的“标签”在身,他应该是个老师的形象。我问,干了23年的法医,最大的感受是什么?刘修安没有正面回答我,而是给我讲了一起案子。

几年前,济南某小区发生一起火灾,独居家中的老太太在火灾中身亡,身上有伤口。警方经过初步勘察后发现,老人家的门锁完好,没有被撬动的痕迹,家里也没有外人进入的迹象。老人身上的伤口应该是烧伤时挣扎所致。家人对老人的意外身亡没有提出任何异议,按照程序,老人的子女在警方常规尸表检验报告上签了字,并委托入殓师将老人的伤口进行缝合处理。一起意外死亡案件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画上句号了,但它不够“幸

运”,恰恰遇到了刘修安这个做事严谨认真而又喜欢推理的法医。

刘修安仔细看完老人死亡的案卷报告,还是决定亲自看看尸体情况。尸体的伤口虽然已缝合处理好,但从受伤的部位看,应该是在老人摆弄什么东西时突然发生爆炸,瞬间爆炸后老人身亡、家中起火。经过反复检查比对,刘修安认定案件应该调整方向重新审理。刘修安的尸检观点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,案件很快侦破了,杀人凶手被缉拿归案。原来,凶手是老人女儿的朋友,由于与老人女儿结怨,遂起杀人之心。经过精心策划,他送给老人女儿一个包装精美的“礼物”——一个带有爆炸器的盒子,如果打开包装,爆炸器会瞬间爆炸,炸药的威力可置人于死地,而炸后四溅的火种会引起火灾。不巧的是,打开这份“礼物”的是独居在家的老人,悲剧就这样发生了。但,凶手无论怎样掩盖和伪装,都没有逃过刘修安的眼睛。

我还沉浸在这个案子中,却见他正忙着回微信,忙完他告诉我,他组建了济南市法医微信群,是法医们交流业务的平台。

此时,法医们正在热议颅脑损伤鉴定的把握原则,额窦前壁粉碎骨折轻伤一、二级如何区分的问题。我看到刘修安的观点是,单纯的额窦前壁粉碎骨折,应当认定轻伤二级,而不是一级,因为额窦前壁不同于颅骨其他部位,该处骨折虽为粉碎,但不会对脑组织产生压迫,达不到轻伤一级程度。专业的回答在微信群里博得赞扬。我看到法医们的讨论从头到脚、从内到外、从妇到幼,称他们“全科大夫”一点儿也不过分。刘修安的观点很有专业性和权威性,他的发言往往被法医们作为“教科书”收藏学习,令我肃然起敬。

刘修安告诉我,现代法医学吸收了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、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等方面的知识,知法懂医,运用法医的专业知识为侦查破案提供方向,是一个法医应尽的职责。

2014年年初,济南一男子到派出所报案,称妻子用电壶烧水时触电身亡。民警到达现场后,死者躺在厨房的地上,身旁有一个通电的水壶。经过测试,水壶确实漏电。刘修安到达现场后,看到死者手心有电流斑,立刻认

定死者并非死于触电,而是死后遭受电击所致。经过尸体解剖,印证了刘修安的观点,死亡的真正原因是扼颈窒息死亡。

在事实面前,死者的丈夫迫于压力,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。原来,是他掐死妻子后伪造了妻子遭电击身亡的现场。“从常理上说,如果是水壶漏电所致,死者抓住水壶的手被电击后,肌肉应该立即收缩,随着死者的倒地,水壶也不会平稳地放在灶台上。”刘修安在案情分析会上的话,让这个并不高明的犯罪露了马脚。其实,在刘修安任副主编的《法医学歌诀》中,他负责编写的正是烧伤、冻死及电击部分的内容。

对于我的提问,刘修安始终没有正面回答。但他23年的法医职业生涯中的斐然成绩,已经给出了答案。他经手的案件中没有一起对鉴定意见不服的情况发生,也没有一例鉴定文书出具后被推翻,他经手的所有案件都经得起检验,有的成为经典案例写进教材。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工作作风,没有对案件认真负责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到的。这是一个法医对工作的最好诠释,刘修安做到了。

是什么稀奇的事情。

老潘就这样打着他的球,提着他的鱼,优哉游哉地读完初中,走入高中。那时候的高中,大家都只是望着那根“高考”的独木桥眼珠子直发红,恨不得挤个头破血流,于是,手不释卷用功读书的人多了许多,老潘依然打着他的球,提着他的鱼,成绩在这个全县重点中学的重点班里已不显山露水,就如他在河里洗澡一样,一个长猛子扎下去,悄无声息。日渐“瘸腿”的我最终在对数理化极端畏惧的抵触中,在父亲的长吁短叹里,灰溜溜地走进了学校的文科班。

转眼就到了高考。

“多少分?”高考完事,估分、填志愿,教物理的班主任头也没抬地问老潘。“好像……大概……没上500分。”老潘笑眯眯地凑过脑袋来,盼着得到班主任的指点,班主任却怎么也笑不起来,胡乱要他填了一个唯一的重点大学。匆匆忙忙地填完志愿,老潘揣着几张毛票,没心没肺地踏上开往乡间的班车,到乡下帮他姑妈割稻去了。

出分数那天,班主任猛地推开老潘家的屋门,一个劲儿地摇脑壳:“这个鬼崽崽、鬼崽崽……”老潘的父亲立马一脸惨白:“没、没上线……”班主任终于缓过劲来,转脸笑吟吟地安慰他:“你生了个好崽哩!整整高出重本线30分、30分哩……”此时的老潘,正踩在他姑妈家的水稻田里,大汗淋漓地挥舞镰刀,屁股撅得高高

地割着稻秆……

我,自然是落榜了,父亲宛如我一样,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真正意义上的“考试”,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,默默地替我收拾书本、资料,劝我出去走走,散散心。那些之前我不曾认真读过、书页如新的《中学生英语》、《中学生数理化》,被我一一拾起、重新摊开,我从来没有那么自觉、那么认真地研读,瘸腿得厉害的英语、数学也变得没有那么面目可憎、那么高不可攀,一束神奇的亮光穿过狭窄的缝隙,投进我于黑暗中踟蹰前行的洞穴,照进我混沌、困惑已久的心房,在我的眼前敞开一个豁然开朗、妙趣横生的世界。两年后,如老潘一样,我迈进了大学的门槛……

过去这么多年,想起老潘与我的读书之路,感触良多,这世上天才是存在的,但更多的是如老潘和我这样的芸芸众生,若将老潘归于早慧者一类,我则毫无悬念地当属晚悟者,就如两棵同时栽下的果树,一棵长得高些,一棵长得矮些,一棵花开得早些,一棵花开得迟些,但果子总有成熟的那一天,只需假以时日、静待花开……兴趣永远是最好的老师,什么时候我们学会将人的天性加以正确引导,不是有意无意地加以错误扼杀,则人的潜能与自信就会如原子弹爆炸一样,迸发出超乎你想象的力量,毕竟,人类与森林、山洞相伴了几百万年岁月,而与楼宇、钢铁在一起,不过短短的千年而已……

进行,会出现脱发、呕吐等现象,该如何解释……

先生想了又想,费尽脑筋,有时深夜会突然问我,这样说是合理?那样做是否可行?一步步假设,一遍遍推论,如同正在解一道数学题的小学生,既天真、认真,又严谨、较真,叫人看了觉得好笑,但更多的是心疼。当得知人的肺里无痛感神经,除非扩散到胸腔或其他器官,否则不会太疼时,先生的情绪好像缓解了一些,但接着又问医生,扩散到其他器官时怎么办?

自从化验结果出来以后,家里的气氛一直很凝重,虽然在老人面前都表现得很自然、很高兴,但心头的阴霾却使人觉得压抑。

过完年,按原计划,正月初三就要去城里住院。初二晚上,先生

喝了点儿酒,借着酒劲儿,他就像孩童般和婆婆撒娇,我们一家也都配合着。先生先怂恿婆婆拿出当年的结婚证,我们争相看着,用相机、手机拍着。当听说婆婆结婚时的旗袍还保留着,先生便起哄般地央求她拿出来看看,还非得让她穿上。我们都附和着,婆婆穿上后,我们都使劲鼓掌,大声赞美着,逗得婆婆喜笑颜开。

而后,儿子和两个哥哥先后穿上奶奶的旗袍,围上爷爷的围巾,拄着爷爷的拐杖,摆着各种极其夸张的造型,惹得奶奶都笑出了眼泪;孩子们穿完后,先生又叫我和大嫂、弟媳分别穿上旗袍,然后又是照相,又是大笑。

先生望着父母,望着我们妯娌,望着三个孩子,笑着、闹着,尽管眼里含着泪……



那天是腊月廿二,公公给先生打电话,说婆婆病了,好像是心脏里长了什么东西,但具体的他说不上来。先生赶紧给大哥打电话,大哥说病不太好,医生说好像是肺癌,我们一听都蒙了,简直不敢相信:年近八十的婆婆骑自行车都没问题,怎么可能生那种病呢?先生对着电话大吵:不可能!下面的医院水平不行,肯定是弄错了,我们再到大医院做检查。

第二天,我们给婆婆办理了住院手续,先是导出胸腔的积液并化验,化验结果需要三天才能出来。先生手足无措,嘴里不住地念叨:以前的结果肯定不对。结果出来了,是肺癌晚期,已经无法手术。先生一脸无奈、一脸怀疑,反反复复问医生是否弄错了,不会是别人的报告单吧?

不管我们内心多么不承认结果、不接受事实,行动上还是配合着医院的治疗方案。尤其是先生,开始考虑一家人的行动:首先要对婆婆隐瞒病情,公公年纪大了,也不能告诉他真相,说是得了胸膜炎;根据医院的建议,年前先抽出积液,年底出院回家过年,过了年再做化疗;婆婆是腊月廿八的生日,先生提出,要竭尽全力让她过好这个生日,过好这个年。

那段日子,先生天天思考这些问题:如何更好地隐瞒下去,春节前同婆婆说的是积液抽出来就好了,那么春节后再住院怎么说才合理?她会怎样质疑?我们该怎么回答、如何圆这个谎?医生和家人都可以对她隐瞒病情,但病友间是会相互交流的,万一他们不小心说出来怎么办?随着化疗的